

潮起三湾

起

开栏的话

“潮起三湾”大型文学采风活动近日在蔡襄故里枫亭拉开帷幕，开启了为期一年的海洋文学之旅。接下来，采风团将沿着湄洲湾、平海湾、兴化湾的海岸线由南向北深入行走，探寻莆田的海洋过往，记录莆田建设通江达海战略港城的时代现场。即日起，本版开设“潮起三湾”专栏，刊发这些探索发现与行走记录。这是一场文学与海洋的对话，也是一份关于家国的书写。我们愿以平实而温暖的笔触，呈现一个生动、立体、不断生长的滨海莆田，呈现这座城市正在展开的崭新篇章。

岁杪感吟
(外四首)

□吴睿

悠悠好梦恬，何恨鬓华添？
意笃时循道，心勤未挂牵。
烹茶凝寂静，拈韵出新尖。
每叹园中桂，清香透翠帘。

冬夜漫吟

霜砌风轻听晓钟，云心犹倦拭铙锋。
不知予美梨花月，已到旗山第几重？

品茗偶得

茶香娟袅溢砂壶，喉韵绵柔味倍殊。
红薯灼薰冬夜暖，再添炭火小围炉。

咏兰花

野庐篱畔隐幽兰，姿韵天生岂一般。
超逸何妨器俗远，迎风清放自鲜完。

咏林阳寺早梅

素心淡远隐林阳，久伴梵声浮暗香。
清影盼犹诗偶至，一时开属落轻霜。

一

枫慈溪从山岭间一路流淌而来，到达古镇枫亭时，脚步便不由自主地缓了下来，不再像上游那般湍急，而是带着一种历经世事后的从容，缓缓东去，流过太平桥，流下太平陂，流入太平港，最终汇入湄洲湾。

回望宋元时期，那时的港口，整日人声交织，号子、方言、叫卖声和海风混在一起。你可以想象那个时代的繁华景象：满载货物的商船驶进河口，来自各地的丝绸、瓷器与从南洋运来的香料在此交汇转运。

溪上的太平桥阅尽沧桑，仍静静地横卧在水面之上，见证了古镇往昔的繁华。如今，灰白的石板被岁月磨平了棱角，镇上的居民每日从桥上经过，或赶集、或劳作、或迎来送往，却鲜少有人为它停留。它太过平凡，平凡得如同生活本身，成了背景中一段无人问津的沉默。直至几年前的那个喧嚣午后。机械的轰鸣声打破了溪流千年的宁静。钢索抖动，水花飞溅，一对沉睡已久的石兽缓缓浮出水面。

那是两只石雕狻猊。它们蹲踞的姿态依旧威严，头颅高高昂起，目光凝视前方，双唇紧闭如锁。没有人想到，枫慈溪底刚刚苏醒的这两只巨兽与70公里外的泉州洛阳桥上那被万目目光凝视的石狮拥有共同的血脉。它们都叫狻猊，是龙之九子，专门负责镇守江海。

二

若要探寻这石兽之源流，需逆着时光长河回溯到北宋仁宗朝。一代名臣蔡襄仁立在泉州洛阳江入海口。这位19岁便高中进士的枫亭才俊，此时早已凭借直言进谏与书法造旨名满天下。而此刻在他胸中翻涌的，是一个更为宏大的设想：在此兴建一座跨海长桥。

就在蔡襄谋划着跨海长桥之际，在他的故乡枫亭，富甲一方的商人洪一波，已将“施德枫江，扶贫济困”的祖训传递给了儿子洪忠。庆历四年（1044年），乡民们深受涉水之苦，众人推举洪一波之子洪忠主事，建造沙溪、沧溪、太平等7座桥梁，其中横跨枫慈溪的，便是这座太平桥。

在朝堂之上，有蔡襄以士大夫的担当，发起浩大的国家工程；在民间乡野，亦有如洪忠这般的乡绅，以朴素的桑梓之情，垒起一道通向太平的基石。他们身份不同，但心意相通。这份心意，便是最本初的“爱”，它让父老乡亲的脚步，从此免受涉水之险；让货物的流通、人情的往来，从此畅通无阻。这是一种基础的、实在的、以夯土石为见证的“大爱”。

这座建成之后，成了一座情义之桥，千百年来持续传递着人间的温情。这份温暖与真情，有时体现在个体命运转折关头的雪中送炭。清代，书生蔡新家道中落，遭到亲人的离弃，身染重病，流落至枫亭集英亭观音神案下，瑟瑟发抖地蜷缩着。亭前炸油条的小贩蔡排九，听闻有“同宗”落难，没有丝毫犹豫。他上前询问情况，将气息奄奄的书生接回了自己贫寒的家中。

一碗热粥，一床薄被，一片毫无功利算计的怜悯之心，

三

如果说，前文所述的爱，或着眼于修桥铺路，或围绕着民间互助，其格局大体未超出“枫亭”这一地域范畴，那么，南宋末年的那段悲壮史诗，则将枫亭与一个王朝的背影紧密联系在一起。德祐二年（1276年），元军攻破临安，南宋事实上已灭亡。陆秀夫、张世杰等护卫益王、广王南奔，史称“二王南迁”。

这支仓皇奔逃的队伍如狂风巨浪中挣扎的扁舟，曾漂泊至枫亭。枫亭籍侍郎蔡日忠接待了以忠义闻名天下的陆秀夫。或许是被陆秀夫风尘仆仆却坚毅不屈的气节所打动，蔡日忠将年仅17岁的女儿蔡荔娘，许配给陆秀夫为副室。

起初，陆秀夫以国事艰难急需为由婉言拒绝。然而，经过流亡朝廷杨太后出面主婚，这段姻缘最终在太平桥畔的活水亭缔结。蔡荔娘的人生，从此与一位末路忠臣、一个飘摇朝廷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

四

如今，枫慈溪上的太平桥依旧静静地横卧着，潺潺的水声仿佛是无数往昔故事的低语。这水见证过洪忠捐资时殷切的目光，见证过“施济日”桥上传递的米粮铜钱，映照过蔡荔娘在活水亭畔遥祭亡夫时清瘦的倒影……

爱有多少种面貌？是乡绅垒下的巨石，是商贩掏出的最后一枚铜板，是蔡荔娘在漫漫长夜中守护的一盏孤灯。从提供渡水之便，到救助人之困厄，再到坚守渡心之忠贞，这座名为“太平”的桥，以它的身躯诠释了一条“爱”的河流如何由涓涓细流汇聚成深潭，又在历史的断崖处跌宕成壮丽的瀑布。

它最终告诉我们：真正的“太平”，从来不仅仅是物理层面的安稳，更是人心有所依托、孤忠得以寄托、善意得以延续的永恒春天。

江水长流，而太平桥依旧静静地横卧着，它记得所有该记得的，记得那所有深沉的、流淌不息的大爱。

□李新霞

绕，紧紧锁住桥基，七孔石拱横跨江面。千年来，它历经无数风吹雨打，几番重修补葺，却始终稳稳立在枫江上。它见证过太平港“舳舻万尾”的繁华，见过海丝商船扬帆远去的壮阔，听过兰友祠里对林兰友追思，也看过太平陂下潮起潮落的变迁。

千年的风吹，千年的日晒，千年的雨打，春秋寒暑，日月辗转，有多少人走过，有多少故事流传。它承载着历史的沧桑，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承载着浓浓的乡情，也承载着每个枫亭人的记忆。人老了，桥不老；人去了，桥尚在。纵使岁月无情，太平桥依然静立枫江，清唱千年老歌。从古至今，枫江水见证了无数历史瞬间与人世悲欢，却始终从容不迫，静静流淌。

端午的枫江，更是另一番景象。太平陂下潮涨水阔，灵慈庙的老龙头被请上龙舟，红船绿舟列阵枫慈溪，鼓声咚咚，棹影翻飞，乡人聚在两岸，呐喊声冲破云霄。千年古镇沸腾了！龙舟竞渡的浪涛，拍打着太平桥的石墩，绕着太平陂的清波，吸引着无数游人流连忘返。这溪海竞渡的民俗，从宋时流传至今，成了枫江独有的盛景。而那省级非遗的水阁巡游，更是将枫亭的古韵揉进碧波里，水阁凌波笙歌婉转，与龙舟的刚健相映，一动一静，皆是枫亭古镇的文化根脉。

一石，一瓦，一风景；一水，一桥，一心情。于我而言，枫亭古镇不只是简单的水与桥、石与瓦，而是一碗粥，一碗甜美的粥，它融进了千古文人墨客的浓液情怀。

醉美枫江景，清流悠悠从上岑坝飘逸而来，又从太平陂委婉而去。它以自己的美丽，装饰着新桥和古桥；它以自己的清澈，滋养着枫亭古镇的文明……

太平桥：一座千年古桥的爱心接力

□柯光閃



枫慈溪流经枫亭，缓缓东去。每年腊月廿五，太平桥上的慈善民俗活动总会如期举行。 朱福忠 摄

成为蔡新生命冰河期的第一簇炭火。这还不够。当蔡新身体稍有恢复，流露出进京赶考的志向却身无分文时，蔡排九与妻子做出了令人动容的决定：典当家产，向亲友借贷，为这位萍水相逢的同宗凑齐盘缠。

没有洪忠捐资建桥的豪迈阔绰，只有市井小民基于“宗亲”朴素伦理的全力支持。蔡排九的善，是藏于巷陌深处的善，带着市井的烟火气。它让“渡水”的太平桥，在精神层面延伸出一座看不见的、专门“渡人”于人生绝境的义桥。

更具规模、更具仪式感的“渡人之爱”，凝聚在一年中一个特殊的日子——腊月廿五。在莆仙的传统观念里，腊月廿五是最为重要、最需谨慎行事的日子。相传此日地神上天述职，天神下降巡查人间善恶，百姓大多闭门不出，唯恐招来灾祸。

就在四邻八乡都笼罩在一片静穆之中时，枫慈溪下游的太平桥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温暖景象。天色微明，衣衫褴褛、身背“乞吃包”的乞食者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桥头。紧接着，商贩、农人带着米袋、提着钱囊，从桥的两端纷纷赶来。没有喧闹拥挤，施者与受者在石桥上有序相遇。铜钱被放入伸出的手中，白米或稻谷被倒入张开的袋口，直至施者的囊袋空空如也。

这便是枫亭独有的“施济日”，其意义远超寻常的布施。它主动选择在“诸事不宜”的“禁忌日”大张旗鼓地行善，是一种精神上的宣告：对他人的同情与救助，本身就是最正当、最无畏的行为，足以消解一切虚无的忌讳。

“施济日”救助的，是在旧时代社会保障完全缺失的前提下，真正值得同情与帮助的弱势群体。年终岁寒之际，给予他们足以“聊以卒岁”的粮食和铜钱，是社区集体所能展现出的最大善意与温度。这座石桥，由此成为一座慈善之桥，一座在特定时日里，由整个枫亭社区的良心共同托举的、渡人过苦海的方舟。

三

如果说，前文所述的爱，或着眼于修桥铺路，或围绕着民间互助，其格局大体未超出“枫亭”这一地域范畴，那么，南宋末年的那段悲壮史诗，则将枫亭与一个王朝的背影紧密联系在一起。德祐二年（1276年），元军攻破临安，南宋事实上已灭亡。陆秀夫、张世杰等护卫益王、广王南奔，史称“二王南迁”。

这支仓皇奔逃的队伍如狂风巨浪中挣扎的扁舟，曾漂泊至枫亭。枫亭籍侍郎蔡日忠接待了以忠义闻名天下的陆秀夫。或许是被陆秀夫风尘仆仆却坚毅不屈的气节所打动，蔡日忠将年仅17岁的女儿蔡荔娘，许配给陆秀夫为副室。

起初，陆秀夫以国事艰难急需为由婉言拒绝。然而，经过流亡朝廷杨太后出面主婚，这段姻缘最终在太平桥畔的活水亭缔结。蔡荔娘的人生，从此与一位末路忠臣、一个飘摇朝廷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

一泓清溪润古镇

无限好。此时，兰友祠的檐角在晚霞中若隐若现，古祠藏韵，微风送香，与一溪春色相融，更添枫亭古镇的文墨气息。

我更喜欢雨中的枫慈溪。春日的雨携来轻灵小诗，清风唱起天籁之音，碧波滋润着临岸的野草，虽无杨柳拂堤的浓郁，却也处处透着生机。这时候，站在新桥望古桥，雨帘一幕一幕，迷迷茫茫，如诗，如画，如梦，如幻，尽是江南水乡的温婉。古桥上下，烟雾弥漫，氤氲缭绕，透着江南女子的优雅韵致，泛着丁香姑娘的淡淡清愁，在小桥流水的温柔里，在雨巷深深的怅然中。相较新桥的明快，我更偏爱太平桥这般古色古香的韵味，一砖一石，皆藏着岁月的故事。

有月的夜，枫慈溪愈发娇美。天上一轮月，水中一轮影子，两岸的氛围灯次第亮起，或暖黄如金，或莹白似玉，与清辉交相辉映，成了溪面最柔美的点缀。月光如水，倾泻溪面，水波微池，漾起了细碎的涟漪，灯影与月影随波浮沉，煞是好看。枫慈溪恬静安详地流淌着，流走了时光，却带不走我心中的记忆。

东方欲晓时，太平桥与新桥从晨雾的朦胧中醒来，上岑坝也迎着晨光，漾起细碎的波光。

新桥上，一声清脆奏响了序曲，打破了清晨的静谧。渐渐地，各种汽笛声、车铃声交织在一起，愈发密集。行人匆匆，车流不息。

在新桥繁忙之际，太平桥也欣然睁开了眼。悠悠古桥，连着兰友街的太和霞街的那头，临水亭台，守着一方清波。伴着古街“叮叮当当”“乒乒乓乓”的清晨欢歌，古桥也开始忙活起来，迎接着一批又一批的过往客人。他们大都步履蹒跚，优哉游哉，没有新桥上的急促。逢年过节，古桥更是熙来攘往，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多少年如一日，人们从古桥这边来，往古桥那边去，在桥上演绎着平凡的日常，绘就了一幅幅鲜活的枫亭版《清明上河图》。

这太平桥，本是宋时洪忠捐巨资所建。榕树根须盘

我一直笃定地认为，一所学校的灵魂，往往藏在三样东西里：古屋的褶皱、古树的年轮，以及那些在树影里走过的青春。

在莆田一中旧校区学习过的同学都会有这样的经历：生物课时，老师会骄傲地说，学校有棵种子植物中最古老的“活化石”银杏树。这棵银杏树，高大葱郁，如果你刚步入一中的校门，抬起头来一眼就能望见它。学生时代，我对银杏树的扇形叶子甚感兴趣，偶尔捡拾一片大风刮落的绿叶夹在书中。数月后，竟发现那抹青翠已悄然幻化成满叶的金黄。现在回想，金秋时节，满树的金黄，是校园一景，但我却始终未感受到如终南山观音禅寺内银杏古树“一树擎天，禅意满园”的有趣景观。究其原因，可能是当时学校在全校划分卫生责任区，各班值日生责任心强，地上哪怕留存一片叶子即是对班集体荣誉的亵渎，因此可怜的银杏落叶无法抱团积沉，形成如今人们趋之若鹜的“落叶铺金毯”的绝美画面。

若要评选一中的校树，相信很多人会投票选择主教学楼西南角的那株参天巨榕，树高超五层之楼，虬曲的枝干如铁铸般向四面八方伸展，撑起一片华盖般的浓荫。繁茂的枝叶层层铺展，交织成密不透光的绿网。微风吹拂，在阳光的照射下，每一片叶子仿佛都跃动着岁月沉淀的生机。根盘龙踞，周边围有一块五米见方、一米来高的土台，土台四周砌以平整的长条巨石，其上恰可供人们休憩。巨榕似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与矗立在旁古朴厚重、全石外墙的主教学楼景致相融，共同勾勒出校园里一道恢宏的景致。

主教学楼前的操场边有一株白玉兰，树约三四米高，树冠宽阔呈伞状，枝干挺拔却略显清瘦。纵使盛夏叶茂时节，在校园里各种参天巨木面前可以说是其貌不扬，相形见绌。然而当早春的暖风拂过，这株看似平凡的白玉兰便悄然绽放出令人惊艳的洁白花朵，宛如枝头静立的初雪，傲立在晨光薄雾中。满树琼苞如雪色微碧，馥郁芬芳似兰草清幽。每日从宿舍楼横跨半个操场向主教学楼中间楼梯走去，路过白玉兰树，白玉兰的花香弥漫在整个空气中，由远及近花香渐次浓郁，醉人心脾。

一校三树，像极了校园里永不褪色的传承——老教师如银杏沉淀智慧，中年教师似榕树撑起天地，而年轻师长，恰似这早春的白玉兰，带着露水与朝气，在春风里绽放出一片片最绚烂的花朵。

高一那年，历史老师陈爱民成了我们的班主任。接手我们班之前，他大学毕业后才在初中担任了一两年的班主任，眉宇间还略带着几分青涩。或许处于相仿的年纪，陈爱民老师少了些年长教师的严肃与严厉，倒多了几分自由与包容。还处于单身的他以校为家，生活、学习上倒像是同学们的老大哥。现在翻看那时全班登顶九华山拍摄的照片，只见爱民老师年轻而亲切。他几乎完全融入同学们之中，让人乍一看，根本分不清哪位才是传道授业的老师。

教语文的程惠钦老师同样年轻，课堂里总是流淌着诗意与激情。记得讲授杜甫《望岳》那日，“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她直接在课堂上声情并茂地朗诵起青年杜甫这首富有朝气的五言古诗。惠钦老师一头秀发柔顺披肩，一边朗诵一边踱步，渐渐走到教室中央，声音温润又不失力度。那一刻，整间教室就是她表演的舞台；又仿佛那一刻，她与浪漫豪情的青年诗人同在，要带着我们一同攀越那“一览众山小”的绝顶。

更巧的是，教化学的年轻老师姚荔华，竟是我小学老师的孩子，原来时光真的会以某种神奇的方式，将两代人的教育故事悄然串联。当然还有其他的年轻老师，与年段里喜欢打球的同学熟络，经常在篮球场上一同挥洒青春力量，这份亦师亦友的情谊，如同一张张温暖的照片定格，编织成我们共同成长、永不褪色的记忆画卷。

一中的这群青年教师，如白玉兰一般，岁岁绽放，以芳华育桃李，亲手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30年过去，如今的他们已如银杏苍劲，似巨榕参天，成为莆田教育界的名师。但在我的记忆里，他们永远定格在“那年玉兰花开”的早春，带着露水与朝气，芬芳了我的整个青春。

